

柿子熟了

□ 孙同林

秋天里,从小镇徒步回家,站在桥上四处张望,目光被一户农家院子如画般的美景吸引住了:一棵只剩下几片叶子的柿子树上,挂满了小红灯笼似的柿子,红红的柿子映在灰白色的墙壁上,那种美感直觉得是那位大师笔下的写意。

默默观赏良久,忽然想起齐白石老先生留下的许多幅“柿柿如意”的国画,齐老画过各色柿子,有青、绿、橙、红。因为在民间柿子有“事事如意”的寓意,齐老画的柿子,有孩童般的天真意趣。他喜欢把柿子与小动物、蔬菜放在一起画。比如《柿子螳螂》《鼠趣图》《丝瓜柿子》《柿子白菜》等等,柿子置身其中,或幽默风趣,或拙朴生动,浑然天成,画家一颗有趣的灵魂跃然纸上。

村子里的人们曾经称柿子树为吊红,想想也有道理,它是在树枝上吊着红的。小时候,老家的柿子品种差,几乎都是毛柿子,不管多红多熟,依然是涩涩的,吃在嘴里舌头会变厚,厚得拖不动。为了消

除柿子的涩味,农人多在采下后放罐子里闷上一段时日,或者在柿子蒂上“点”上洋灰放几天,这样,柿子容易熟,也好去皮,味道会变得好一些。

刚结柿子的时候,柿叶丰满厚实,满树泛着青碧光亮,浓浓绿意遮蔽包裹了枯褐的枝桠,这时柿子树就像一位丰满的少妇,而结满柿子的柿子树又仿佛一位成熟的孕妇了。浓密的树叶遮挡住了太阳灼热的目光,在树下营造出一片阴凉。有一年初秋,我站在柿树下,仰头看着一树绿叶和一只只青柿子,叹息什么时候柿子才能吃,母亲听了,笑道:“又嘴馋了?看见吗,等河边芦花白了,院子里的鸡冠花和菊花开了,柿子也就熟了。”

其实,儿时的我每年都能吃上一回柿子的,因为我的表舅家有一棵大柿子树,而且品种好,每年秋天都会送一些给我家。表舅送来的柿子还透着青黄色,母亲便在每只柿子上点上洋灰,放在一个木桶里,又在上盖一件旧棉衣,过一个星

期左右,等熟透了再拿出来分给我们。我哪里等得及,不过两三天就会偷偷掀开木桶上的棉衣,为柿子们一个个“把脉”,拿在手上看看,握在手心捏捏,递到鼻尖闻闻,可它们却一点不懂我的心思,仍然冷脸相迎。有几次我实在等不及了,将半生的柿子塞进嘴里,我的舌头一下子被涩得抽不动了,真相便在母亲面前暴露无遗。成熟的柿子不仅好吃,也好看,圆圆的,红红的,通体亮亮的,摸上去柔软如水。轻轻地撕开皮,嘬一口,那满满的甜几乎融化了我。那是怎样的一种甜呢?人在饥饿的的时候,什么食物都是好的,在这个时候,柿子便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食物了,它比山芋绵软,比蔗糖细腻,可能比蜂蜜还要好几分呢。那种甜不但富有质感,还有着悠长的韵味,它调动了我的味蕾,吮一口,内心里便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满足和惬意。

“遥看一树凌霄叶,好似衰颓醉里红”,记忆里的柿子始终是美妙的,点点滴

滴回忆就像一首意境优美的诗,让人情不自禁地踮脚张望,但而今却有些寥落和寂寞了。

搬到小镇住以后,老家两棵柿子树还在,虽然已经是老树了,每年秋天依然会结出不少柿子来。到時候父亲总是提醒我,柿子熟了,已经有鸟儿在偷吃了。我总是说最近比较忙,你如果有工夫,就先采摘下来送给邻居们吃吃吧。直到老父去世。现在想来,这里面有老父盼我回家,多在家里待待的意思呀,而自己因为年轻,全然没有领悟老人的心思。

“洲白芦花吐,园红柿叶稀。长沙卑湿地,九月未成衣。”又是柿子成熟的季节,满树柿子渲染得树上的叶子也红了,秋风过处,删繁就简、果繁叶稀,一树柿子露着笑脸,似在向行人致意,或是在向这个季节虔诚地献礼。

家乡柿子又该红了,如今,还有谁呼唤我回家采柿子、吃柿子呢?



一树桂花满城香

□ 荷韵

“昨夜西池凉露满,桂花吹断月中香”,衙前河畔的阳露台,因坐北朝南,每天只要太阳起身,就会将阳光装满露台,阳台装不下的,就会塞进客厅和房间。白露刚过,朝阳裹挟桂香唤醒我的秋梦,好香,我翻身起床,换上运动鞋,向着太阳的方向寻桂踏香。

我最喜爱的花香一曰兰花,二曰桂花,她们幽香而不露,秀丽不娇,清雅高洁,香气浓郁,久闻不厌。只是兰花生于空崖,幽于山谷,清冷孤傲,一般人难于亲近,属于远离尘嚣的隐士。桂花则亲民多了,不管是喧嚣闹市还是阡陌乡野,都能入乡随俗,安居乐业。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”,再喧嚣,她也能闹中取静,安暖独放,清香悠远。

一直纳闷,这么灵气的物种啥时候开始引种的?“度娘”告诉我,桂花原产我国西南喜马拉雅山东段,春秋时期就有记载,汉代有栽培,唐宋时期广泛应用于园林观赏。发展至今,桂花不仅是用于园林设计的必选树种,而且在旅游路线、老百姓的房前屋后都有栽植。

桂花不仅有观赏价值,更是传统美食的甜点。记得舌尖上的中国有关于桂花酱的描述:鲜桂花与柠檬加糖或蜂蜜腌制,甜香的滋味会在舌尖上二次绽放。当时节目播出后,口水流一地,赶紧上网淘该桂花酱,却被告知断货,因而懊恼遗憾很长时间。随后吃过以桂花酱为佐料的糯米藕,炒年糕,山药条,一个个香甜软糯,口齿留香,这更滋长了来年亲自自制桂花酱的想法。谁知第二年久旱无雨,禾木干枯,中秋都过了,小城的桂花却像串珠似的,该吐香的时节集体失声。问讯吴刚何所有,吴刚说月宫里也没酿桂花酒!后来去安庆出差,住于碧桂园。碧桂园酒店四周皆是桂花树,酒店外圈是荷塘,这地方该不缺水吧?但桂花树就是沉得住气,几近十月了,依然保持沉默。酒店住了两三天,快要结束行程的时候,一早醒来满室生香,原来庭院的桂花在一夜之间开始绽放。返回我们山城,过了约莫十来天,也开始听到桂花开放的消息,不过那香似乎来得晚来得稀疏来得冷淡,桂花酱也就一直搁浅在梦里。

今年的小城,依旧青山揽怀,绿水穿境,不过,衙前河畔、滨河大道树长高了,青草长了一茬又一茬,紫薇还没谢幕,到处绿荫满地。特别竹篙尖公园和南园桥底,暗香浮动,香远益清,这个季节桂花是主角。红彤彤的丹桂,素白的银桂,还有黄灿灿的金桂,她们躲在肥厚的绿叶间,藏在温暖的朝阳里,像星星似裸袒,到处香气侧漏,想不高调都不行。竹篙尖公园山顶,视野开阔,花湿露沾衣。小城高高低低的楼宇被浅雾透迤,蓝天、桂树、群山、彩虹桥,在镜头里苏醒成一幅生动的画卷,看起来鲜活,闻起来甜香。小城,有碧桂园不一样的干净、通透和负氧离子的环流。

从滨河回来,在家附近察看了一圈,发现方圆十米之内没有桂花树,难道这花香来自竹篙尖?来自滨河大道?想必是又不全是。随着全县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,何止小城,哪个乡镇不是花园,何处不能闻花香?

月中遗桂子,花开满城香。趁着花正好,天微凉继续蹭香去,有约的不?

早晨的风湿冷薄凉,阳光下的露珠寒光四射,老屋园子里的一片洋姜花却开得一年比一年繁盛,一朵一朵温暖的小太阳似的,热情地点亮了深秋的寂寞。

童年时,比洋姜花矮了足足一大截的我,总是傻傻地想象着洋姜花会和向日葵一样,结满香喷喷的葵花籽。每年洋姜花开的时候,我总是在地里找来找去,满身裹着甜蜜的清香忙碌。直到白色的霜花覆满了绿叶也没有看到的时候,我就会非常失望地跺脚,把洋姜根踩得东倒西歪。慈爱的母亲笑着我的幼稚,拿了铁锹把洋姜根连根刨出。一嘟噜一串的洋姜堆在深褐色的土地上,在阳光下闪着白亮的光芒,唤醒了我朦胧的记忆。满脸的沮丧被眼前的惊喜取代,我忙不迭地捡拾着洋姜,开心的笑声随风飞上高高的树梢,那些枯黄或者半绿的叶片也瞬间变得生动了起来。

母亲将新鲜的洋姜洗净切丝,粗粗的大盐粒用大擀面杖压碎,均匀地洒进洋姜丝里搅拌,脆生甜丝丝的,是吃玉米饼子最好的下饭菜。如果碰巧哪个孩子感冒发烧不爱吃饭了,母亲就切两个洋姜,偷偷地磕一个鸡蛋炒熟,孩子吃个碗底朝天,钻到被窝里睡上一觉,香甜的梦境里常常开满了金黄的洋姜花,暖暖的馨香四处弥漫。

剩余的洋姜,母亲洗净晾干后放进咸菜缸,码厚厚的一层洋姜撒上一层粗盐,再码厚厚的一层洋姜撒上一层粗盐,直到缸满为止。等到屋檐上悬挂着的几根喇叭花茎冻得硬邦邦的,洋姜就开始入味了。母亲蒸玉米饼子时地瓜的时候,我们就去缸里捞出几块洗净,在满屋的热气里一口玉米饼子一口咸洋姜,咯咯吱吱吃得满头冒汗。母亲开心地着她的孩子们,再次拖了铁锹去刨剩下的洋姜了。

霜下得越来越厚,地皮已经开始上冻,母亲的脚下就得用上十二分的力气。好不容易刨到地块最中间的洋姜,母亲却不刨了。她用铁锹把周围的土块往中间扒拉平整,再用脚踩实。我曾经很是疑惑地问过母亲,那些洋姜长得也很好,为什么不刨了。母亲说不是不刨了,是留作种子。我又问为什么每年都留中间的呢?难道边上的洋姜不长芽吗?母亲说只要春天来了,埋在地里的洋姜都长芽,但是洋姜的生命力太强了,不怕冻不怕旱,三两块洋姜埋在地里,很快就能蔓延成一大片。如果在地边上留种子,那园子里就不用种别的东西了,全是洋姜。

绵绵的秋雨飘过几场,聒噪的蝉鸣渐渐远了。一些高高低低的雁声排过高远的天空,脚下的落叶无奈地蜷曲着堆积成别的姿势。我在园子里种下的洋姜花热烈地盛开了,一片一片细长的花瓣上,点点露珠晶莹着耀耀染心的金黄。在这湛蓝如洗的天空下,我痴痴地想着,这些透明的心里包裹着的,应该都是一粒一粒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吧。

秋园黄花带露开

□ 崔向珍



金秋西营 程小龙 摄

鹧鸪天 咏牵牛花

□ 吴家春

绿叶青藤簇簇花。朝颜靛颊笑飞霞。爬墙独爱窃红粉,倚竹钟情会玉娃。非俗物,属奇葩。平生最喜小哥家。莫言前路无知己,百万儿郎抢揭纱。

汉字

□ 洪佑良

从甲骨和竹筒上
汉字一路踉踉跄跄走来
在时间的搀扶下
逐渐稳住身子
成为典籍和史料中
最真实的见证
诗人总喜欢又尖又亮的汉字
用一根金线将它们串起来
期望在寂寞的时候
发出耀眼光芒
大部分的时候
汉字被纸背负着
跌入纸篓,扔进垃圾
与历史的枯草一起掩埋
越埋越深越埋越坚硬
被一拨又一拨的耕者
翻出,再反复晾晒

山菊花

□ 蔡同伟

风霜为你梳妆
枯草为你鼓掌
好一个美丽的乡间女子
在秋的舞台大方亮相

金黄的脸庞
微笑在沟壑山岗
亮丽了山乡的风光
生动了秋天的景象

我从都市而来
专程把你造访
迷你灿烂的笑容
闻你幽幽的芳香

从你的身上
我读出了生命的顽强
从你的芳香中
我汲取到精神的营养

我的情绪被感染
心境如你一样鲜亮
多想把你带回家
于我的日子中绽放



秋访蔡畈古村

□ 柳瑞林

蔡畈古村地处太湖县的库尾乡——汤泉乡金鹰村。秋阳高照,气候宜人,我和好友一行五人慕名去蔡家畈做了一次探访。

从花亭湖温泉度假村往前一华里,向左拐,蜿蜒而上,小车像一条负重老牛,载着我们,在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艰难地爬行。路面狭窄,只能容下一辆车子单行,遇上迎面而来的车子,双方需及早鸣笛,减速慢行,或退往路沟,或退到岔路,从主路到达山顶的蔡家畈约七公路的路程,我们走了半个小时。

沿着路边红灯笼的指引,我们在午饭时间顺利到达蔡畈古村。

造型别致的蔡畈古村大门旁,矗立着几块“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“安徽省摄影基地”“安徽省大学生写生基地”“太湖县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的匾额或碑石,蔡畈古村属于第一批国家命名的传统古村落,是大别山区传统建筑的“活化石”。大门的右侧是宽大的停车场。远远望去,一条窄而缓的溪流穿村而过,几道古老的石桥连接着两边的屋场。错落有致的古民居依山旁水,青砖黛瓦,黑漆漆的一片,屋后修林茂竹,一棵双人合抱的桂花树,像一把撑开着的绿色大伞,护佑着这百年老屋,一阵秋风袭来,香气弥漫,让人心旷神怡。整个老屋场共有四个堂轩,完全保持原始风貌,堂轩均由上堂轩、中堂轩、下堂轩三个部分组成,下堂轩的大门都是石头大门,上堂轩大门是花木格子的壁板,上中下大门两边或书或刻烫金对联,其中正中堂轩的对联印象最深:“饮水思源岁岁勿忘祖宗德,承先后家家期望子孙贤”。许多人家的外墙上挂着蓑衣、斗笠,筛子、竹扁这些古老器物,宽窄不一的弄巷,曲径通幽,连接着家家户户。有的弄巷里还摆放着石磨或纺线车,从旁边经过,穿越时空的隧道,仿佛回到远古时代,耳边响起轰隆隆的石磨声和叽叽吱吱的纺车声。几位老媪安详地坐在门前的空地上,用棒槌拍打着刚从地里收回的黄豆角,或坐在小板凳上择菜,一脸的幸福祥和。身边不时走过肩挑黄豆或玉米棒的老伯,和我们友善地点头打着招呼。

这些古老的建筑,何年修建?其中的“祈福堂”门口

的匾额上标注着:始建年代不详,同治庚午年(公元1870年)重修。这座老屋为何保持得如此完好?金鹰村年过半百的老支书殷响东向我们娓娓道来:蔡家畈老屋的人没有一个姓蔡的,清一色的姓殷。为何蔡家畈的人不姓殷?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,殷响东告诉我们,这里原本没有姓殷的,当时是蔡家在这里居住,蔡家生了几个女孩,其中一个招赘姓殷的作上门女婿,在入赘时,就约定,只要生了孩子都姓殷,后来蔡家姑娘一直没有生育,后又抱一姓殷的承嗣,所以殷氏就取代了蔡姓,慢慢地殷家兴旺,繁衍一代又一代殷氏子孙。为了不忘外婆家训,一直沿用蔡家畈这个名字。殷家人秉承祖德,谨遵家训,立家本,勤耕读,爱国,守法纪,数十年没有出现一例违法违纪的现象,更没有出现过一例刑事案件。讲到这里,殷响东的脸上充满着无比的自豪。

吃午饭时,发现那处农家乐的大门上贴有鲜红的对联,格外的醒目,不光对文有诗意,饱含着对家人、老师、家族的感恩,表达了自强不息的昂扬斗志,而且字体俊秀、大气,非一般人之手挥就而成,农家乐的女主人乐呵呵地告诉我,她家两个女儿爱读书,都是大学生,大女儿研究生在读,小女儿今年考起了安徽大学,这是前几天家里办谢师宴时,族叔写的对联。说着说着,女主人脸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殷响东接过话茬,殷家人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,虽然这里过去很穷,但殷家人穷不能穷孩子,再苦再难也要让孩子读书。且不说在科举时期,这里出过内阁中书,进士、县令,单说现如今九十八户,三百八十七人的古村落,恢复高考制度以来,这里走出了上百名大学生,其中一本三十七人,研究生八人,博士三人。既有在县市各部门工作的领导,又有企业高管,还有书法家。

殷响东介绍,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外地的人出高价收购老屋的花格子门窗,当时一扇窗子可以卖到六百元,有少数村民就动心,我说现在一扇古代的窗子卖六百,再过十年,你拿六千甚至六万都买不回来!在县乡政府的高度重视下,如今,村民们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,这座古老的房子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。